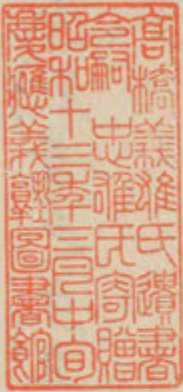


春林夢錄

59
53
1

春夢錄



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王荆公拜
 相日自題客次詩也。乙丑三月，余承乏牧宰，出召東郡
 居蒼生巷公解，因取諸其詩，手書寄此園三字。
 以願讀書之室，政餘無事，對筆研於此，每有所
 見聞，信手紀之，或得乎客座，或出乎舊園，或出
 乎百受傳錄，其間必有一二訛繆，未遑考訂，且
 題曰寄此園漫志，居三年，載迨丁卯三月，有命
 殿秩補直書院，遽辭郡署而歸，舊廬高春霖彌
 月，環堵蕭然，老木交陰，蟻峭網戶，宛然謫宦之

居也有一客來過覽此編曰吾子當日多苦
樂雖非蘇內翰富貴之比亦是一場春夢因相
對一嘆遂更曰春夢錄南梁山人昌玄識
東照公常言人臣諫君難於一番槍何則士之執槍
赴敵生得厚賞死得榮名死生咸有利諫君之過
則異於此暴君暗主必憎聞其過而不喜人之諫
已為人臣者能抗節面折廷爭若不見誅則必遇
重譴累及妻孥是死生兩無有利由此言之諫君
則難赴敵易矣唐太宗亦有言人臣納諫喜冒白
刃何異蓋創業之主其言不諫而同非相祖諫而

然也

有甲三十年前鬻其田於乙而未更因帳原價金三
兩存昂至二十兩甲請出原價贖之乙不可相爭
不決將赴愬焉有一橫目和斛之曰田價二十兩
且為汝折為十五兩甲欲贖之宜給其價於乙
欲不還亦宜給其價於甲而自收原價本利甲乙
俱無辭而退橫目曰凡人控村某也
今時所行救荒倉稈其源出於糶水朱氏白田百石
歲課稈三石分儲諸治下數十所若遇歲有旱澇
蝗螟饑饉之災發以賑貸其他無告窮民及貧不

能育子者亦皆以此給之。今會曰郡所積之教計
之凡有二十五萬三百俵。容五斗云。
本年自前五月五月至六月北風陰冷。交以雨雹。幾
無一日暑。穀價騰踊。一緡錢僅易三升米。時照詔
民有獻異果者。如意輪寺內松樹所生似茶子較小。色微白。
有斑拆之有仁。亦類茶仁。種之生蔓。至數寸輒死。
既聞江都礪川淺草等之地。雨果實。有好事者。郵
致教粒。覽之亦此物也。乃知此亦禰樹所生。非真
雨也。按文獻通考。唐長慶三年十一月。成都栗樹
結實。食之如李。太和三年。成都李樹有木似空中

不實。宋紹興二十一年。他州建德縣定林寺栗生
李實。栗生桃實。淳熙十六年三月。揚州栗生。凡櫻
桃生。茄。蓋此類也耳。

西金沙山北有諸澤。其山出磁石。歲不下數萬斤。一
村藉以為活。適有石工自江都來視之。曰。惜夫山
民不知開採之法。終歲役二。所獲無幾。若舉吾
徒力省而費損。且所出必倍。獲事。陶齋。蔭。甚不可
曰。山民百年但從事一坑。衣食有餘。何必開採。
之法。若何事。遂寢矣。某北郡元締。稱所八郎。
大窪八町山郡吏禱塚。某等所種。東部樹海也。地亘

教村延袤二十里，蓋昉天保丙申。迄嘉永癸丑，十八年間所種杉木，凡二十萬餘根。而丙申所種八千根，大既八九圍，鋸開作板，正任盈尺之材。蓋自今而後十年，取之歲得千金者，約可四五十年。而鄉所費，僅不過四五百金。種樹之利，亦鉅矣。禔塚年八十，今猶無恙。按南齊書，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襍果，遂獲其利。梁書，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柝及梨棗，女丁半之。咸懽悅，頃之成林，皆其效也。

王父楓軒先生宰南郡日，課吏民始種柝樹於玉造水鄉。所下柝子，凡六百俵。其費用皆自官給之。蓋先是南部官林，惟有松樹而已。松樹三四十年成材，而輒困于野火。一遇燎原，千萬株立赭。柝樹則不然。十年內外，採以為薪，隨砍隨蘖，無再種之勞。遇火則益肥。夫利害判然，遂以此更之。後果得其利，不賞云。

過野上戰場詩，一路沿平楚，風多艸露流。民居皆野處，林落半林邱。老犢耕焦土，飢鴉啄暴髀。吾世完聚策，回首素餐羞。高原山中詩，溪轉如無路，峯回

忽有村山民迎客揖土語類禽言煤石深開礦鹿
柴高夔園自耕仍自織縣尹着何息余蒞任以來
不作詩作亦不留稿此二首去夏行郡途次所獲
暫錄于此聊存當時况會也

某大夫患物價之貴問王父云云物價昂位咸是
在上好惡所係可在位者善不貴不賤而後
物價昂低之權不在高估大夫嘆為格言今而思
之有洵坐者因記

水木村有一泉人呼躍其旁則涌大躍則大涌小躍
三則小涌名曰泉森按西土亦有之入蜀記云發大

溪口入瞿唐峽云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
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正字通云吐
泉寰宇記安豐軍泉在淨戒寺北人至泉旁大叫
則大涌小叫則小涌吐之涌愈甚元史類編云黃
林竹有呼應泉呼之水即涌出南畝詩言要玄有
喜客泉笑泉事蹟雜皆此類也

霞湖多產鰕湖民捕而累之搗脫其殼以鬻于四方
呼云櫻蝦其色淡紅似櫻花落英因得名焉蓋西
人所謂蝦米是也何喬遠陶書南屋志泥蝦云稻
花所發暴而藁之小者標之曰蝦米方以智物理

小識引清波雜志淮甸鰕米用席裹入京皆枯黑
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則紅潤如新朱舜水
談綺蝦米出東埔寨去小蝦殼者是也是可証也
又按正字通凡外脫膚殼者如菰菱蓮茨之類皆
白米因形似而借也今以蝦為米亦此義也
楓軒先生宰南郡日按部抵石河邑境有古松枝條
下垂如半張蓋先生覽而極之曰想數百年外物
一里老在後遽答曰一千八年先生顧而問曰何
以知之答曰小人聞凡松生經千年其枝下垂今
此樹八年来始如斯是以知之先生一笑而去栢

原身文話

文化丁卯三月楓廳罹災及日暮火燭屬吏妻兒適
火者歸來相對哭泣不已先生見之不覺惻然
急命酒快飲三爵苦悶始解先生曰吾生曰十年
始悟麴蘖之責也其後遂不復飲先君子舊話
五國故事偽周王王延慶為長夜之飲因醉辱殺大
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既盈
不可寘杯唯盡乃已名物六帖引近時所行酒杯
有底蓬一孔者飲者指塞其孔而承酒不能復寘
易醉是亦醉如泥詭製耳韓非云玉卮無當後世

寔有無當之危異哉

周勃世家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性歲府下有一

鹽生。具此相人皆異焉。後惠暄終不食而死。靜

菴師舊話

園蔬生蟲燒灰撒之即除。西人亦然。陸放翁詩燒灰

除菜蝗

夜行過塘落剛望遠處有火乍遠乍近如高如低不

可定視余因得句云走雲多聚散遠火乍高低後

按文徵明詩遠火山浮動明河天倒垂可謂寔獲

吾心矣

凡海潮自南者為真潮正潮清澈可鑑自北者為逆潮逆潮黯

濁不見物真潮煮而為塩質精而味美逆潮為塩

質麤而味惡北海多塩戶善諳潮候每汲而蓄之

云川尻里老所談如此

小里山中有狼牝牡相偶踞伏嵒穴間山民雪後躡

其跡捕之蓋狼每出索食一自山上一自山下既

獲食牝牡駢行還入穴中山民當其口作陷穿植

木其中狼出機發而陷貫木斃矣小中村佐川某

話

全街有書估升屋其父少貧寡奉二子及奉三子欲

全不育為有人苦勸延育及長能治產家道小康出
為書肆升屋是也而伯仲二子咸不育亡命不知
所往父老為升屋所養卒終其家若嚮不育季子
則老無所倚不轉于溝壑者幾希矣為善之報如
此孰謂天道無知哉

山海經錢耒山其下多洗石住滌洗可以破辟去垢
垢洗破也今東洋中有浮石海中浮漚凝結為石
者可以濯足去垢蓋洗石之屬也

世人言食狐肉者不為狐魅是有據也山海經青丘
之山有狐九尾能食人食之不盡

昔者郡吏有栢某資性頗偏凡物色赤者不食鱒鮓
鱒鮓之屬皆所不食嘗夜宿一邑正家主人膳山
女魚名狀類鱖塗以末醬燔而進之栢啖之而美
問主人曰所羞為何答曰為山女此際山礪所產
也右餘耶答曰有栢曰某嗜山女浮于他魚明朝
復見羞為幸主人諾而退及翌早更烹而進之栢
舉盃蓋見其有赤斑大駭急拚其蓋又問主人曰
所羞為何答曰為山女昨夜所羞是也栢乃頓蹙
曰某甚不嗜山女請疾見徹終不食而去蓋初塗
以末醬且於燈下進之故食之不省至是方省也

聞者莫不笑焉。

義公在西山日出過太田適值其歲市街巷圍咽不可進矣從者舉手呼曰殿也人不敬顧公曰村民所懼郡吏也何不呼其名辟之從者乃更呼曰孔目官也群民披靡趨而避之公遂步而過焉按王明靖揮塵錄載大中祥符間章聖祀汾陰至泰山下聚觀者幾數萬人闐擁道路警蹕不能進上以詢左右或云村民所畏者尉曹也俾彈壓之即命亟召之少烏一綠衣少年躍馬疾馳而前群氓大呼官人來矣奔走辟易而散上笑云我不是

官人邪事此相類

四部人口元祿十六年癸未三十萬五千六百十九人正德元年辛卯三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九人享保三年戊戌三十萬七千二百九十七人元文三年戊午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人延享四年丁卯二十七萬五千八百二十人明和五年戊子二十五萬九千五十六人天明三年癸卯二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九人寬政四年壬子二十二萬九千一人天保五年甲午二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人嘉永五年壬子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四人

安政五年戊午二十六万六百四十五人是其大較也。府下高實及僧道不在斯數

國初人口衆而租入多中葉以降人口耗而租入亦

減蓋人口衆則土地闢田野治而租入加多人口

耗則反之此常理也或言今時歲入比之國初損

粟十方俵其言或不誣傳云有人此有土有土有

財誠哉今人知斯理者鮮矣。唐劉晏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

理財常以養民為先陳同甫中無論擇守令以滋戶口滋財則賦稅自廣故其

郡官在任寬文中小湊喜衛門實勝十九年岡見彌

次衛門治政二十年延寶中大井武兵衛重次二

十年元祿中鷲尾角之允益敬二十年鮎澤伊太

夫政明十九年正德中小川喜平太正秀二十年

享保中小野埒左介古通二十年天明中岡村彌

左衛門重固十七年而文化中王父楓軒先生二

十三年此為最久矣

東照公嘗云縣令隊長不可教易隊長不久於其職

則不能拊循部伍得其歡心縣令不久於其職則

不能諳風土通民情可謂極言也

安政三年丙辰查檢封域内丙戶男丙凡七百四十

一人女丙凡四百三十人通數一千一百七十一

人

小野崎浮悦稱左介。良公時一為稅官二為郡官。鯁直不屈凡見事不可掉頭不肯。府中稱為左介。掉頭其檢田稼踏勘嚴重。民不甚安之。常遇歲有蝗患左介出按部群氓驅蝗者遙從其後呼曰送小野崎。送左介。屬吏詰之曰汝徒所呼謂何。答曰民輩但呼驅^ホ穢^チ尖^チ蟲^チ與^チ刺^チ毛^チ蟲^チ耳。吏去又呼如前卒不能詰也。

海内田賦大凡二千二百五十萬石。以周制計之。皇國三千三百十六乘之國也。本藩三十五萬石。

惟是五十二乘之國也已。玉江襍記

村松真崎湖所產鯉鯽皆眇一目亦異矣。

十二月某日野火起八町山延燒方六萬餘步大窪諏訪二村之民百餘人奔走撲火火始熄矣元締以下僉議以為宜賜物賞之時杉浦時敏^{傳十老}吏也通掌八町山事余以詢焉答曰不然故事凡火入官林者本村里正甲長以下有譴民之救火非無其勞然賞賜非所宜余曰今不相賞何以勸後來時敏曰此事愚別有策八町山中荒閑之地猶多宜臨之以給二村令種以杉檜即有火起民

防私林必并防官林是謂一舉而兩利也余祿善
久之其精練不可及如此

後藤某東郡吏也為人謹厚慤實嘗出宿宮田村主
人設桂魚時未開園禁疑其所得以問主人
曰此得諸平瀨其謂平瀨地屬他封其園禁不開
然外人視之必以為禁竊不知却之既又謂外人
不知余之却之必以余為寔啖禁竊宿此不知不
宿遂辭而出抵他村宿云是僅十數年前之事當
時淳厚之風未散吏胥亦有如斯者屬吏丹藤君
戒話

川尻出松魚醃甚美聞其製醃拌之在於日下日氣
透徹醃生微溫食之殺人候其冷食之則無害此
理不可曉

四郡生子每歲多及七千寡不下五千通自嘉永壬
子至萬延辛酉凡十年計之一歲得六千六百八
十八人強蓋每歲生者有六千六百八十八人則
死者亦有六千六百八十八人均其壽夭修短每
人得壽三十五歲三分三釐零嘗讀英國人合信
博物新編昔有遊方博士合計天下人民大約有
九百兆之數每年中死去之人有二十五兆每日

約死六万八千之教一時之久約死二千八百五
十之教若算三十二年之中世人新舊相乘殆將
一總變換矣其說大抵與此相近矣

性歲士人有佐久間某家甚貧其居壁立上漏下濕

有人兩日訪之見其父子張傘相對圍棋粗無憂

色其人嘆稱以語松泉翁又以語余當時士風素樸貧

者大氏如此翁嘗作家庭舊聞未及收錄故記

皆川教純長於使事文公時起乎野澤儀衛門家

奴官至郡宰儀衛門新犯未葬教純夜與諸士人

守柩獨在便坐不肯同席士人強之不可強之再

三教純便正色曰儀衛門係愚舊主今送其終不

敢同室而坐所以存當時主僕之誼也不爾愚官

為郡宰班列下士之者何敢與君等讓座士人大

愧是與宋杓武衰對韓魏公子房尚執臣節同一

美譚也身文話

司馬文正對神宗有言治天下譬如屋室弊則修之

非大壞不更造也王父從政一主其說云

清儒彭躬庵云百教十年則天下之病小人中干偽

君子中干虛顧亭林云今日人情有三反彌謙彌

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今時如出一途蓋

世風俗東西古今不甚相遠耳。澁井太室讀書會意世無實妖君而不控臣父而不教子儒而不信道僧而不持戒醫而不讀方書妖莫大焉。塵亭老人云如此今世只是怪物世界耳。某人不孝其父每怒罵父一日怒甚罵極醜詆至言夢：死何晚其翌口中生瘡飲食不下咽輾轉呼號十餘日乃斃余始聞其寢疾云彼疾必不起然以不起為幸不然他日必更有天殃不致良死後教日訃至是余所親覩錄以為勸戒。

入四間山佛塔寬永七年所創頗有靈驗其名傳曰

方朝山者歲不下七八萬人當時設制朝山者人賦錢廿八文民屋一間歲賦四百文自万治二年至文化十年一百十五年所輸金凡七萬二千二百零八兩三分噫亦夥矣而今則寂然無聞人罕復知有入四間佛塔神佛亦有時盛衰異哉。

去歲閏五月甚雨三日久慈川大溢漂田數十萬頃北郡老吏某為余言久慈發源宇奧之白川迂迴十餘里流入本州其間急流激湍日夜下沙石不息是以河底浸淺比諸六七十年前幾差數尺昔時所植澁柱今僅見其頂此其驗也近來水出

輒溢所在汎濫蓋以此也耳

王耕野讀書管見南北方言南方流水通呼為江北方為河南方止水深闊通謂之湖北方謂之海子

名物志本州霞湖土人呼謂之海亦方言也

丙寅四月磯濱漁人獲鮭魚一頭大若干尺以售于府下市人以為希覲余按高倉胤明溫古錄載注歲前濱漁人正月獲鮭魚一頭又川崎村民某親見四月獲此售于太田市者是知鮭魚之出非惟秋時也蓋鮭魚之生在淡水而其長也在海水在海中有年及浸老大產子又泝入淡水也已世人

或謂鮭以當年生而當年死者斷無斯理矣

里川釣香魚者生獲香魚一頭為因副以釣鉤三四

長出魚尾數寸不用餌投之急流中香魚友愛之

情甚篤一見其儔輒來相戲忽觸鉤見獲而不失

一也其必於急流中者釣此魚因從水而廉動搖不定易釣故也

香魚出礁石間者肥大有味生沙礫中者瘦小無味

無他香魚所哺溪毛石髮之屬多乎礁石而寡于

沙礫以此異其肥瘦云因記栢身文常道注歲客

黑埴府見賣山雉者禽之大小等而索價甚懸怪

問為其人曰雉出河北者味美出河南者味惡河

北常州土地饒沃所生禾蔬果蔬之屬皆肥雉曰
食之而味美河南野州土地流薄所生悉反為雉

日食之而味惡以此異價之輕重為耳淮南子堅

土人肥息土人美耗土人
醒不止人類至物亦與

日本史皇子傳原國紀子公志善識別久世交野鳥

味有人作羹試之公忠辨之不誤余言公忠辨鳥

味非有他術蓋有事類前說者而乃能然也耳

物理小識揭暄曰以各方之土地雲物驗雨暘者十

應七八以各方之時令晦朔驗雨暘者十應二三

以干支合者不應也十餘年前尾藩每歲印行晴

雨考其書十不應一不數年竟廢蓋大氏以干支

日辰合者其無應宜也

小識又云周益公見吉江蟄燕文崑山治橋土中皆

燕朱翼引郝鑒為兗州掘野鼠蟄燕食之楓軒先

未生云少時常見冬月沿島橋在細撤橋板則蟄燕

無數驚飛而去益知蟄燕之說不誣月令仲秋云

鳥歸鄭注歸謂去蟄也

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諸說紛拏幾為聚訟松山文柄

嘗為余話某歲夏月偶見一土蜂銜青蟲末入小

木匾壺中但聞鼓翅聲不見其所為良久蜂出壺

而去。延窺壺中，青蟲既斃，蜂生子其上，蟻微動，數日又窺，則蜂子漸長，斃青蟲過半，又數日，蜂子滋長，生翅，斃青蟲無餘，終出壺飛去。此愚所目覩，是以斷疑案矣。余按此說，既見故古，質疑通雅等諸書，坐寔樞之語，不厭數見，故記。

袁隨園隨筆，今有窮民斃于道路者，官為掩埋，招其親屬，按周禮，蜡氏之職，掌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為書，其日月，懸其衣服，以待其人。是即今埋斃斃招尸親矣。璩荒玉類書，纂要人客死他鄉，葬于客土，立牌以記之，謂之望鄉牌。望鄉牌名甚

新

樂記德音之音，孟子山徑之蹊。古注蹊，抱朴子外篇。

農隙之暇，似複非複，字法甚奇。

高承事物紀原，當業唐肅宗至德二年，宰相分直政事，業人知十日，王陽明提軍，廳壁題名記，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是即今月番也。胡太初畫簾緒論，義役令出財戶輪年，掌管黃六，鴻福惠金書十甲輪充值年，當差者謂之排年。原主又謂其一年中之正賦，襍差皆排年，是固是即今年番也。後按

親談名物考也

軍防令凡太宰及國司並給事力帥二十人大貳十
四人云云一年一替皆取上等戶內丁並不得收
庸按事力見宋書蕭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三百人
獮又賦役令凡役丁匠皆十人外給一人充火頭
注火頭者廝丁也執炊爨之事故曰火頭即給功
直共見役者同也按火頭見南史何承天傳東方
朔發橫于侏儒遂共火頭倉子稟賜不殊此火頭
指執炊者而言隨園
香祖筆記云宋牧仲中丞行賑邳徐間于村舍壁上
見二絕句不題名氏真北宋人佳作也橫笛何人

夜倚樓小庭月色近中秋涼風吹墮雙梧影滿地
碧雲如水流渺孤城白水環舳艫人語夕霏間
林梢一抹青如畫應是淮流轉處山忍廬先生云
此是秦少游四洲東城之詩士禛牧仲俱未深考

同

屬吏櫻井某曰嘗以冬月抵里川觀獵人擊兔蓋里
川山中多艸山其擊兔者先指山中三數叢為兔
窟去窟一二里放火焚蕪薄凡兔伏艸間者悉出
赴焉逾熱逾逼最後只餘前數窟於是獵人教名
執銃伏其走路而以次焚之兔脫窟而走忽中丸

而墮焉。余言麟經焚于咸丘，蓋是也。

里川距德田二里，在深山中，寂為僻境。客歲檢秋禾，始到其地。有詩云：沂流行到里川源，綫路通人繞石根。雞犬幾群鳴絕頂，朱陳一姓住全村。山三未夕雲生樹戶，一分溪水在門。惟怕時逢獲鳥訝，送近縣吏往來棘。本地風景可以概見。

王碧卿海島逸志

西洋謂噶刺吧

三

凡有過渡之處

不用舟楫，皆用籬竹數十片，編為竹筏，不用篙槳，只用大藤一條，長數十丈，橫亘東西兩岸，或立木為竿，以繫之，或繫於大樹之身，又以小藤數條，結

於筏環繫大藤之上，欲渡時，數人手挽大藤，循藤而過焉。蓋今所謂屈律船也。但此船用船不用筏。

月

熙朝樂事云：冬至謂之亞歲，婦女獻鞋襪于尊長，亦

古人履長之義也。清嘉錄云：新婦度歲，必先日整

潔履，至是，除以獻於舅姑，謂之過年鞋。今北部之

俗，歲首婿如婦家賀新者，必遺以竹皮履，其意祝

翁姑強健，長用履屨云，豈亦履長之義耶。

竹雞自呼泥滑，金鐘兒其鳴磴稜，以泥滑對

磴稜，天然好對。

浪華木世肅以蒹葭堂寄題詩募之四方裒得万首
世傳為菴林盛事按二十七松堂文集十九秋為
會城詩課題作者不下萬卷又揚州西舫錄盧雅
雨倚襖虹橋作七言律詩四首一時和者七千人
編次得三百餘篇廼知大國文雅之盛有未易與
者万首何足言哉

古老相傳春分日高鈴山上有殘雪望之大犬尾許
其歲必饑本年至春末猶有雪及秋之暑早謝暴
風傷禾東北西三部皆不稔其占果為有驗
山村注之有火野蕎麥者山民芟刈燒灰就粗墾其

地散布麥種於土塊之間不鋤不糞既生自然肥
大多子食之味美與田種者不同凡山之阪麓坡
陀皆可種焉其鹵莽種而不滅裂報者亦奇也
凡海口有河流入者河水擁泥而下海濤推沙而上
勢易致壅塞必有峭壁巉嶺大礁鉅石而河海
與此相激盪不致壅塞始可開港口也大若鉞子
那珂小若久慈磯原皆是也近時言水利者以
謂加村寶殿伊切深柴等之地違開之可以殺乃
祢河水勢而舒瀕湖秋潦之患殊不知鹿島之為
灘彌望平沙絕無石壁礁嶺之屬渠成沙壅淤滯

旬日乃廢而已。豈能成港口耶。紛紛之說。殆等魚餅。不可從焉。

崑城海漁人捕鱈魚者。以甕瓶大可容五合。數十底穿小孔。長索繫其頸。約每八九尺。係一瓶。下諸海中。猶若所謂布繩之式。以夕下。而旦收。則鱈入在瓶內。船中豫具滾湯。灌注小孔。鱈即走出。呼為瓶鱈。常用其法。試之本海。鱈竟無入者。不知其故。久慈港里老說。

古人連姓取名。有絕奇者。北魏崔暹傳。有楊松栢三字。皆木名也。絳雲栢。文有詔州守張翼軫三字。皆

宿名也。

楚伐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宦。而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見管子昔者。原義昭使松原。道友尼子新左於甲斐。請其伐織田氏。信玄使使者觴焉。使者手承。殺拭其穢于席。信玄見之。謂足利氏既屬。未運不足與謀大事。遂辭不出兵。專對之任。所係太重。不可不擇也。

堂屬刑部刑
上主計該在學
諸老尼帶曰刑部
梓序今古未有
北區施以大數而
總得米獨田出
也獨云有利老尼
者不在心中不可
也一得得然

池原勝三為農官日帝與僚屬詣執政肥田因州有
所建議因州不容勝三意頗不平適因州見勝三
金銀裝刃稱其用心勝三延曰勝三此刃不係無
有時加之諸大夫躬是以裝飾如斯為耳因州為
之動色其悻直不悞如此高野亮三詔
谷田部權衛門三段田人為入勇敢無以一日赴那
珂港途中過華藏院下路泥淖不可前權脫履置
諸石佛頂上曰托汝勿失既去有村童過焉見之
曰何物惡漢無禮至此棄其履而去權返不見履
大怒投石佛于泥中而歸是夜村童暴疾且護謔

語曰吾失權衛履以故困乎泥中家人惶懼從其
言物色抵華藏院下果見石佛于泥中延洗淨安
之故處少間村童疾瘳矣事在良公時云

丙寅夏那珂江南北緣河之地田中多生蝸蟲食大
小莖及棉苗殆盡民拾蝸棄之水中有至數斗者
近院陸宣公奏議其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京
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熟不收意同一災

凡新開區田者土生箐竹者為上地力必厚生物衆
矣生松林者為中生襍樹者為下地力較有不逮
然務耘耔亦能生物若夫平原曠野惟生艸茅者

地力瘠薄不足生物墾更三數歲易致荒廢也老
農所說如此

余嘗稱八九月交暑退未寒夜長無收韓子新涼入
郊墟真得讀書時後奉語忍盧先生云吾輩
讀書矣問時月只當矻矻終年耳余為之慨然
胡元瑞苑林學山曹子建賦踐遠游之文履又每飲
詩足下雙遠游蓋魏晉之副履名遠游也虞翻一
邱光庭兼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若得辭遠游戴
武弁明白遠游亦冠名也當時冠履同名可謂奇
矣

潛夫論云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驢其
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今俗
所謂反夢之語有據也世說將涖官而夢尸將得
財而夢糞是亦反也

神廟佛刹設茶以飲香客謂之接待茶按接待茶即
義茶也錢大昕養新錄設漿於道以飲行旅曰義
漿魏志張魯傳以鬼道教民自稱師君其來學者
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稱祭酒諸祭酒皆作義
舍如今之亭傳又真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
腹取足是也又按渭南文集靈秘院營造記出會

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秘院自紹真
中僧淨海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
院癸辛禱識接待寺乃淳熙間喻彌陀開山常施
水鉢僧於此據此則以義茶稱接待非杜撰也
村墅間搭場人自聚為相撲戲謂之艸角觝揚州西
舫錄邵伯宜陵馬家橋僧道橋月來集陳家集人
自集成班戲文亦間用元人百種而音節服飾極
俚謂之艸戲臺艸字誤此一例
止噦方軋枿糯米二味研碎為泥常之立愈介川謙
傳

丁卯正月江都駒郎有狗乳一子五足其陰具牝牡
二形可謂物異常記安政丁巳夏礫郎一士人家
令鷄伏鴨卵及生有雞翼六足既而母雞哺而墮之
此亦異矣

帝陸風土記祖神尊歌曰愛乎我胤親我神宮天地
並濟日月共同人民集賀飲食富豐代世絕日
彌榮千秋萬歲遊樂不窮宮本茶村郡鄉考
榮落韻恐崇誤余按榮共宮同豐窮叶古韻也非
落韻矣丹鉛總錄曰榮音共融同楚越有魯其音
皆同七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已多矣而所貴

又約故動而必采，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以采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采，以采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康字韻，蓋誤以采為榮也。是其明據也。

陸放翁齋居紀事，烏豆粥文武火煮，候露出豆，即以匙拌轉，更煮令泣，盡油方止。用泣字妙，蓋本乎曹子建豆在釜中泣也。

鯉鯽與三椹枝同煮，骨軟如棉絮，試之有驗。余常在江都，遊其西郊，見水田中注之種荷者，詫為

異事，以問土人，曰：凡荷根葉花實皆金也。鬻

諸都市，其利寔倍稻焉。後讀鄭谷感興詩，禾黍不

陽艷，竟栽桃李春，翻令力畊者，半作賣花人。鄭谷

此篇幾似為斯地作者，誦之不覺三嘆。

筠蕭生西北部，山中野人剽取貨之，江都其利頗廣。

然畏寒易壞，難於收貯，後更初一法，薄切為片，以竹串

索連綴，暴之數日，候其乾，搗碎為粉，始經冬月不

壞。囊盛致之，千百里外，歲獲數千金。於是西北部

下爭開蒟田，所出歲不下方斤。至今益熾，寔為邦

內物產之冠矣。

俗忌以箸相授受論衡曰諱篇毋以筋相受為其不
固也忌梳中插箸義山禱墓不祥未食梳中先揮
匙筋忌北首卧毋挂籍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
死壽夭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卧忌寢當梁下文
海披沙今人寢忌壓梁及當戶曰能令人魔不寤
漁人下水獵人入山忌見產婦及僧尼事物紀原
今行軍出師之日忌見僧尼文海披沙諱婦人乳
子漢人下海則忌之皆俗諱也

論衡謝短篇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
古列女傳罔把刀者皆用左手蓋古人用刀大抵

如此後世刀法浸精遂更用右手視紀効新書等
所載可見也

楊用修丹鉛總錄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
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
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按太極柱今人謬
作大黑非是

又云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而
修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壘增此
三字文義始明余按搜神後記亦云有鳥之丁
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

仙冢累々如此詞理更明卷句法亦齊整然以余
觀之竟不如舊詩三句之俊快識者自能辨焉
但律送赤川生西遷詩江東詩酒總多賢三聲千里
壯游旋若值友人山孝孺且問周南滯幾年右真
蹟傳在茅田街木村某家近取本集比較頗多同
異題作送赤川生西歸并簡次公其詩云都下風
流托是賢君今底事倦游旋同人家有名山志却
又周南滯幾年本集所載如此蓋律翁追加竄改
也亦可以窺良工苦心之迹
新島七邑其我南部比境風俗靡薄人狂健訟動興

大獄株連蔓延旁及近邑潮來牛堀等教邑苦之
天保中烈公南巡次于潮來令里老傳告於七
邑石見其邑長賜酒餼及白金邑長咸感悅而退
嗣後吾民為七邑所構者絕矣聞元祿中義
公遊于息栖亦召其父老賜物豈當時奉其例而
寓深意其間耶大久保盤谷話
北郡照山有月鏡石人馬往來其前者悉映石上
和州有鏡嶺蓋同一物也
下毛那須山有所謂殺生石澤原侯游真曆云涉溫
泉上流抵殺生石處硫黃氣益甚嶺角咸青黃踏

徐岳見聞錄
山左省城
歷山上石
三人許此
見城市如盤

之足心將焦相傳野狐精托在石中為崇久矣世
謂之殺生石遂有院本說話後考者曰一大砒石
為野火所焚者故近之被毒注：有死禽耳殊不
知溫泉之地毒烈殺物不獨那須為然土人欲實
其說乃云山崩而石不復見因埒其所而禁闈入
曰入者即死余乃越埒而入果無有也異已眾為
之駭然余亦屢遊其地究索其說土人竊語余云
山中發毒不止一處北湯後山新湯下流皆有之
益信身戾之說不誣蓋溫泉之性尤峻烈一與人
性相左立殺人矣而况那須礪磬之屬遍山畢歲

魚蒸熱毒可畏其有時墮飛禽莫足怪焉者採葉使記

種森帝石譜等
所載皆不足信

那須北湯山中不得吹笛必與風雨此亦不足怪
物理小識云凡虛谷回峽而曲者吹裂笛直者則
風起余遊雁宕大龍湫下老僧云群拍掌呼風則
風起果然是其說也

往歲又嘗遊下毛塩原其自關屋抵湯本一路至嶮
怪嶮峭立古木蒼鬱半腹之處僅通徑路而下臨
絕壑旁施欄楯以備人馬顛墜時從樹罅伏瞰一
道滌川蜿蜒屈曲下於亂石間水石相激碎珠如

雪如此者可二里有一處稱左箭坪土人相傳昔
者有塩原八郎据山與那須七騎相抗及七騎餘
之師經此嶮將士負箭者易之至左得繞過焉遂
呼做左箭之陣西土蜀江油有左擔道為其盾至
嶮擔其左者不得易至右也其所以得名正相似
也左箭坪兵家茶話作
左鞞其說此不同
塩淹鮭魚俗呼做塩引人或苦其鹹味難解近傳一
法云取鮭肉共楔柝枝三四寸者十餘枚同浸水
甕中再宿後出之鹹味悉解此鮮肉無異而後從
意調食

立川厚美稱左曰郎太田人其學軍遠于左馬二史

人稱曰左史老先生史老音波一日因有客親出

沽豆醬久而不歸俾人物色累無踪跡間一日厚

美忽自外而入家人驚喜問其所之答曰遍問亦

水先生來在介川故往而候之耳其率易不拘如

此玉江翁舊話

淳美園中有梨善結子一夕午夜有聲騞然淳美把

燭出而照之則鄉人乘夜黑緣樹竊梨誤墮地也

厚美便援之令去鄉人大慚其翌令所親謝過所

親入門見淳美用鋸之梨怪而詢之答曰有梨有

齊回歲請併龜中
是夜就寢杓自思
量或欲運或欲不
運竟夕不能寐比
天明忽自悟曰利非
義之財不顧人之
艱難是豈可為乎

盜無梨也盜其糖有利而無盜不若無梨而無盜
之愈也

兵衛演野某歲衛累世巨富家累萬金其四世祖金
兵衛徵時惟畜一馬以備載為業常歲尋出行道
得遺金五十兩囊中有記云某村某氏金兵衛其
人還之其人感謝分金之半餽之金兵衛辭而不受
減至教兩終不受其人云子以客載為活時亦屬
歲終營生之苦可知然得金不匿又辭吾餽不受
誠直如子必不長貧吾今以斯金貸子其試經
營之金兵唯袖金而歸於此賣近邑松林若干

町刊以販賣之獲金若干而便分本還之債主而
所餘正如遺金之數不差一兩自茲而後家道日
旺遂致殷富至今未衰矣
比歲穀價踊貴年甚一年加以客歲無年其昂滋甚
至今春則斗米值一金餘視之余少時既大不侔
若校之百年前不啻天淵是亦世變之一耳偶記
一事享保剛糴賤甚一年甚一年至辛亥石價如
曩時三斗士大夫大困於是東都一士人宅中有
廢窖方丈欲以土塹之召役夫而與之謀役夫曰
於近處無所取土若取某處則費一金為君計者

不如以米填之。是太宰純慢筆所載。昔者蕭齊高
帝有言。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盡。土同價。當
時都下米價賤。乎土。強至治之效也。書以富厚。
五代長從簡傳。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
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
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
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
垣而去。不知其所之。按其捕翁牘記。有盜其徒
數名。夜窺人家。見一女奴煮粥。驗其生熟。不肯陳
指。以箸取米粒。承諸釜蓋。以指壓之。察其未熟。又

復之釜中。盜顧其徒。嘆曰。此奴以旁無人。不敢不
敬其主。忠厚之至也。而今吾曹日以剗奪為生者。
視此。不可大慚哉。不掠其家而去。二事絕相類。可
謂一雙佳話也。語云。動小物。無大患。信哉。

今藩府卒伍。每有鬪員。必以金相授受。俗謂之株此。
弊。西土亦有之。燕翼貽謀錄。部吏賣鬪之弊。自昔
有之。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制鬪亭。凡州郡申
到鬪。即時榜出。以防私賣法。非不善也。部吏每遇
申到。匿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憂事故。數年不申
到者。亦有由部數年。部中不改正。榜示者。吏人公

然許價即官為小官時皆當由之亦不暇問也隨
園隨筆今外省衙門書吏都有窩缺授受必以錢
措文苑英華褚遂良上疏請禁捉錢令史似亦買
缺之類至於癸辛禠職續集所載昔有沈官人者
以責鬪為生饒百餘指噫亦甚矣昭譚錄正
抱朴子外篇按周典九土之託及漢氏地理之書天
下女教多於男焉今合計天下人口亦女常多於
男是知天地間本自有定理教東西古今大抵
相同焉耳或云麟介之族亦雌多於雄蓋其理與
人不遠也而朝鮮史畧乃云忠烈王元年太府卿

朴楡上疏言我國男女多寡楡言東方屬木

之生教三成教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教然

也韓儒不曉斯理傳會為說疎也英國合信所著

余嘗計封內男女多寡男反多於女不論古今槩然

蓋以一國言之則天地之氣亦有所偏而男女之
生從有不同焉歟書以質之來哲

左氏文公元年王使內使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

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為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叔

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杜注豐下蓋西方南

齊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士橋蒲信
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
封侯狀也常覽東照公真容骨相一如二書所
載其創業垂統蓋非偶然也李安民傳慎
夏履業引
古今鑒統執古方以為治謂之泥捨古方以為治謂
之違泥也違也皆非也而惟隨宜活潑增減用之
所謂變而裁之存乎通焉大知本余言理世安民
之術亦復不過如此
凡有所營築先令匠人教名各記所用工程物料數
目封而射之營築者比其數目多少委之俗謂之

入札數目多者為高札少者為低札人利經費之
輕必取其低札昔者園部堽五卿為吟味役時監
築礫即之墻獨擇其高札委之以是墻成堅實能
經數十年不壞唐劉暉造漕船不計小費每艘給
錢千緡其意正此相同今之理財者安得有此
見耶
司溝洫者謂之江守一里春老任之然真之宜於
下流之邑不宜於上流之邑何則居上流者其利
害與已不甚干涉易致怠忽居下流者不然上流
僅有壅淤潰決之患已直承其弊勢不得不數

按視以加修繕所以宜於下流也是雖瑛事講農
政者不可不知杉浦時敏說

北部北邊之邑風俗樸陋數十年前猶未食鱔獲之

以糞田疇常有吏宿其邑見邑人竭池捕魚中有

鱔數條吏命作蒲煤割肉串之沾以豆醬一沾

煤三四而止色如蒲黃呼做及薦之只切為數段矣加豆醬有吏怪未下筋

偷自屏後覘之則見其人環坐厨下燃蒲灶炙鱔

灰塵狼藉吏竊笑不終食而去甚陋如此

南唐書徐知諤傳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為大限

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人二日年三

十五其死乎至是如其言按東坡所謂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西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疑用徐
事而翻案之耳

豐公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太急有

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

更進一杯少熱不滿半椀公徐喫了又要一椀於

是代以小椀太熱不可遽口公愛其才敏請之住

持僧携婦以為小臣漸愛寵之後竟列為五奉行

治部少輔石田三成是也史見近古按陶南村穀畊

錄載安季參政相公鉉翁於杭特求容貌才藝兼

全之妻。經旬餘，未有愜意者。忽有以一妾媵至，姿色固美，問其菀，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雨苗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後公携入京，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之失。公死，囊橐皆為其所存，因而巨富。人稱曰：奚娘子者是也。乃知進茶溫酒，殊婦女子之能而已。豐公大用之，竟誤國家過矣。然二人者，俱以此承遇，亦太奇也。

楓廳時，四五月間，每早戴星而出，循行田野，專察民之勤惰。其力畊苦作，蓐蓑致功者，勸之曰：日出未起。

田有宿州者，懲之，謂之勸農吏。今也，雖有勸農吏，無有此等事，能不觝也。

又田植木牌一，記田主名，以檢其勤惰，其勸農率如此。康濟錄：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詔領農桑課。今凡種田者，立牌楸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行罰云。其法寔同此。

許惲謝人贈鞭詩：蜀國名鞭見惠稀，駕臨從此長光輝。獨根擁腫來雲岫，紫陌提携在繡衣。箴度拊花香裡過，也曾敲鏡月中歸。莫言三尺長，世用百萬。

軍中要指揮按元伯顏咏鞭云一節高兮一節低
緩回敲鏜月中輝雖然三尺無鋒刃百萬雄師屬
指揮伯顏此詩直染活許詩以就絕句兩而筆力
勁通迥出其右可謂作者不及述者也

元人仇山村閑居十詠新竹修綠覆牆讀書門戶
亦陰涼道人清福不肯受却入西山看夕陽查初
白花朝晴正僧道楷初日烘晴碎作霞討春人竟出
江涯老來不喜鬧桃李別約山僧看菜花二詩意
境相肖可謂同一機杼余去春與諸同人遊於城
西用其意為一詩云春深桃李一村霞士女嬉晴

少在家別有高人吟澹泊東風籬落看黃花菜花又名黃花

南計五里川漁課例以三年為著每著滿募人射買

文化中古川某衙門為運送奉行日會其期滿氏

有以若干金射買者家為高價古川具文書既石

其人行下通邑有奸民出入一權貴家私請額外

加輸教西以得承買權貴許諾以其事下古川

曰事已經施行及今執更之是政令無信也政

令無信民何所適從全則可復得信不可復得為

亦固執不可其議竟格靜巷師舊話

花之舊栽者曰祖花，新栽者曰子花。見天彭牡丹譜。樹之第一根，深入土者曰字根。見夢溪筆談。果樹剛歲結子者曰歇枝。見陶書南唐志。又有花無實者曰浪花。見齊民要術。

慎夏漫筆。白石先生答佐久間詞崇書云：「經濟二字，未見所出。余按思田氏龜北瑣語引抱朴子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以為所出。他日當再考。」今按晉會稽王昱與殷浩書，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沉識淹長，足以經濟。北魏宋繇傳，繇以業殷經濟遠略。西奔李嵩，是穆帝朝人。少後抱朴子，繇

生當晉季世，遠不及焉。然二字始出晉時，似不可疑。

焦弱侯筆乘引芥隱筆記云：唐傅張皋疏人無故不應服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着手。世之貴人富人，常口藥餌，稱為持藥，其人必多病。視此可戒。

有一士善相刀，覆其款識，令射之，莫不的中。以是人有買刀者，必就詢之。然至其士自購性，失鑿不辨真贗，何也？得失之心，生乎中也。或曰：世之從政者亦然。其未任事，持論平正，是非分明。若其才可

用者而一旦任用則遂謬失方用捨每道所施無
復條理蓋昔人所謂好惡亂中利害奪外也其言
有理故書以自警

獵師有三色一定獵師二四季打獵師並其名達

霸府三新四季打獵師新四季打又名懷獵師藩
府所私置名不達一霸府故謂之懷今通四部計

之定獵師一千二百八十八人四季打三百五十

一人新四季打六百十人統計二千二百四十九

人是其定額也

釀戶例給粟榷無粟者不得釀以米為額不得額外濫

釀今封內釀戶通都鄙凡三百六十九家米額凡
若干方石

怕怕瘁樹歲款無花枳椇歲熟無實吾園中膏
有斯二木駭之數十年前後皆不爽

文海披沙云宋魏祖開寶四年廷試例以先納卷

為魁時王嗣宗乃陳誠同納卷子上命二人角力

以爭之嗣宗得勝遂為第一而識居第二創業之至

亦為此見戲舉動耶余云文德帝命善雄名虎角

觥以定儲嗣噫嘻亦甚矣但其事不見正史僧徒亦

可知

不用

此書他日改退思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文, 林, 二, 大, 等.]

不字宋紹興二十一年他州建德縣定林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橫濱紀游詩

序

長崎長崎縣第十一區河内町三軒宮崎町茶井井

橫濱紀游

橫濱地隸本牧，斗出內洋，西與神奈川對岸，
港間海水如盆，可以停泊洋船。歲己未，
幕府寘互市場於此，遂為海外諸國輻湊之
地。風土饒沃，人烟稠密，而夷人營築鱗次，櫛
比最為宏麗。余以甲子三月遊焉，游衍竟日，
粗有所見。聞阮暹紀以少詩得十餘章，但恨
筆墨陋庸，不能髣髴其萬一耳。

大森

一川蒨雨海禽啼，路入春疇軟馬蹄。此際披公難戒

殺與鯨上店賤如泥

神李川舟中

春晴波戶靜一舸度蒼茫天濶雲帆影潮浮海日光
鯨煙連燹火蟹舍襍魚莊欲探鼉鼉窟揚之膽氣張

埠頭俗謂之收戶

橫濱襪詠二首

斗樣開村斜負陵南阡北陌道如繩似箇人住青旗
閃欲載山來白浪層戍鳩聲轟千貫礮樓臺影漾禹
家燈畧同航海誇奇絕如此壯游吾未曾東坡六月二十日夜

度每詩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簇之人烟繞海湄紅欄粉壁影參差綺綾著船通洋
貨歌吹春游襪島夷霞陰綵旗富館市月中新曲竹
枝詞待他驕虜寧無術三尺長纓未足羈

棉花嘆

千蹄馬百軸輪綑載棉花入橫濱車聲轆轤蹄聲碎
袖雲汗雨人喧闐以斤計者幾千萬苞裏繫之積為
山價成牙儂齊鳴常輸之夷館一朝彈奇贏何止倍
稱息或言一箇抵萬錢所獲縹緲貨靈珠耳購未未甚
濟吾民我聞棉入中國自寧府景雲三年始貢棉播
種諸州在永祿其種遠自西域傳為布為絮由來久

民賴不凍三百年利比絲葛蓋百倍民生日用莫急
為豈母定額之可立賈人倒持大利權豈母他物之
可換獨於棉花弃不慳肉食不問藿食苦草野疴瘵
不相干我為載筆記本末高聲誦與棉花莫君不見
鉅礮連轟空船發棉花一去百姓寒縶似接切
海葵行則東坡在儋耳得大犬曰烏喙其狂而
則作詩曰烏喙本海葵幸我為之主
得耳尖喙軀瘦削毛若紫貂眼蒼杰翹首掉尾奔狂
奔躡捷疾於挾羽翮暗通人意性何靈則攫不聞吠
噬聲指示搏兔攫野雉夜游口銜毬燈行或言開場
奏百戲輓車引舟皆可使一家往之養教頭撫愛非

復牛馬類吾探虎情入夷坊北牡縱橫坐各房偏人
為祝養養法聞之喟然嘆慨長葵也本是西壘產服
事靈奴理未舛何物橫目具鬚眉執役靈館似靈犬

橫濱本邦教場觀美人訓練步銃隊

戴短帽穿窄袖直視不動如有守負藥械挈火鎗紅
裝排列一字行鶴立其前即將校隆準深目颯颯貌
臂上金環炯若星知曾汗馬奏功效伏策傳令呼幾
聲乍左乍右乍縱橫進如水流止山立旋如鷗盤斜
蛇行舉鎗如藩籬織竹收劍如麋鹿解角百人身如
一人身親行矩步惟所欲有旗不麾鼓不撾整肅如

此術非他，要嚴紀律，務練習隊伍，步武不敢差，吾聞
吳廣選步騎，百中拔一編伍，次訓練必用七日，居
然精銳，當不易，且我兵威甲遠，西銳鋒所觸，悉粉糜，
彼慣常，驕志氣漸移，兵未東海，涯猶以甘言託市，
船欲奪，暫與區形迹，萬一我有警，可乘，虎狼之性，恣
搏攫，噫嘻，守禦之方，宜豫陳，不爾，何以戾，騰震，猶記
清國道光壬寅，役新勇，只戰不教，民

橫濱詞十解

萬里梯航，卉服徒黃鬢，碧眼語言殊，倩誰描入丹青
裡，好經周書王會圖

蟹紅筍紫酒如油，天女祠前茅一棒，三五小娃能戲
容，洋音洋語共鈎輶，歐陽修詩殊邦
手語旋稀，筆語多落花飛鳥跡，韓人以觀要考誘單如落花飛
域，洋人也學色香歌，鳥。漢人以伊呂波為色香哥
寶錦洋綃襍海珠，千金一擲，闔羸輸雍容，出入連輿
馬，應是遊閑公子徒
粉牆如雪，繞他庭海石，壁花相映，青紫濛，深處惹香
坐，誦過耶蘇一卷經，王禹玉詩雪急紫濛催
金簪花帽，皂衣裳，趁伴行香，天主堂，王母紫蘭宮
女，每傳使命入扶桑，漢武內傳西王母紫蘭宮

小隊踏春連紫駟，烽臺觀月暫淹留。
蟾宮歷歷山河影，指點西荒北狄州。

六扇玻璃鎖洞房，寶爐烟裊海南香。
深悲薄命真無謂，不嫁仙郎嫁佛郎。

語言輕軟認寧波，未對繁編情更多。
應是無心思舊

奴，只聽淮海望夫歌。全唐詩話：元稹聞西蜀薛濤有

薛往後盧問浙東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意每遠

仙元贈詩曰：更有惱人腸斷處，送詞能唱望夫歌。

蕪二壘，奴答箒聲竹籬開。徑石欄，紫洋人亦愛扶桑。

客夜

浦口暝烟日沒紅，風頭東轉浪萬重。
外洋潮鳴天欲雨，賈舫投炬答海龍。
一火乍明一火滅，便更天地皆冥濛。
明朝陰晴難卜定，客愁耿耿結不融。
夢魂一夜迷處所，只在蒼茫之中。

水府 南梁小宮山 昌玄稿

